

风尘恋

孙玉方
著

花城出版社

风尘恋

孙玉方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湛伟恩

封面设计:张彤云

曾美群

风 尘 恋

孙玉方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湖北中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4375 印张 300,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册

ISBN 7—5360—2028—7

I · 1752 定价:16.80 元

目 录

第 1 章	梦中故土	(1)
第 2 章	阴差阳错	(4)
第 3 章	亮星伴月	(7)
第 4 章	云遮月	(14)
第 5 章	三十八台坡上颤颤悠悠的小命	(20)
第 6 章	生与死的偶然错位	(26)
第 7 章	霍拉热带走的心吻	(32)
第 8 章	松花坝改名换姓最多的人	(40)
第 9 章	苏老板雇来的“高脚骡子”们	(47)
第 10 章	“三道红”的规矩与铁则	(52)
第 11 章	折服的老板动了情	(58)
第 12 章	毁掉这支队伍的人	(64)
第 13 章	人间烟火	(73)
第 14 章	勒裁攒刀	(82)
第 15 章	两片薄云下不成雨	(94)
第 16 章	颤抖的心灵	(100)
第 17 章	鱼跃姻缘	(106)
第 18 章	无巢黄雀山里去	(116)

第 19 章	通关哨故人今事	(126)
第 20 章	姐妹相逢在潮头	(134)
第 21 章	奇妙红丝巾故事的开头	(144)
第 22 章	没有路的路	(151)
第 23 章	强者的足迹	(158)
第 24 章	爱的折射	(164)
第 25 章	他是我的肖飞	(170)
第 26 章	忽然觉得日子过得太快	(179)
第 27 章	校园里一行深深的脚印	(187)
第 28 章	良禽择木	(196)
第 29 章	大围猎	(200)
第 30 章	骑花白马赴约的郭赛香	(206)
第 31 章	血染的标旗	(213)
第 32 章	要像狼那样	(218)
第 33 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224)
第 34 章	来的这位大爷	(231)
第 35 章	那忘不了的	(236)
第 36 章	“高脚骡子”的命运	(243)
第 37 章	驮上金子便驮上你的心	(249)
第 38 章	深秋的响动	(255)
第 39 章	风生水起	(262)
第 40 章	狭路	(266)
第 41 章	眼皮遮挡僵冷的心	(272)
第 42 章	那女人的手	(278)
第 43 章	歃血誓言	(283)
第 44 章	禁土上的骚动	(289)
第 45 章	新血混着冷血	(294)
第 46 章	心中不能没有你	(301)

第 47 章	风尘姐妹	(307)
第 48 章	峣峣者易缺	(312)
第 49 章	迷途小花马	(318)
第 50 章	迎头正是狂烈风	(323)
第 51 章	诱人的火光	(330)
第 52 章	神奇马回头	(337)
第 53 章	大马火烙印	(343)
第 54 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350)
第 55 章	岩鹰盘旋的山谷	(356)
第 56 章	凝固的乐章	(362)
第 57 章	枫叶染红的河山	(368)
尾 声	(375)

□第 1 章 梦中故土

一位须发蓬乱浑身尘土的陌生男人，近乡情怯，步履蹒跚地穿过把边江畔红石寨一座座茅屋和寂静的村路，恍若回到一个失落多年的梦境。会是这间吗，二十多年前居住过的那座窝棚那间小屋？

一个女人走出栅院来抱柴。

她匀称的背影是那样熟悉，真会是她吗？

陌生汉的心为之一紧，步履更加蹒跚，身子随之摇晃。

岁月蹉跎，时光流逝。这深情眷恋熟悉的土地哟，催得他脚步匆匆。他几乎连一张破毡卷也没带，看模样显然是远途跋涉而来。赤露的光脚满是裂口血迹，看来他已有多年不曾打光脚翻山越岭。过去在阿那山，奔走不停，随身行李只是一张折叠成方的毡片，背包里打进了他那时十九岁飞翔的梦幻，连同幽深沼泽林里神秘的响动和那玫瑰色娇艳的朝晖。

初秋的山风扬起他乱草般的头发，掀动在心中泛滥无边的记忆。

远去的马蹄声又在身后响起，就像过去响过多少次经历过多少挫折才知道，人生的路再曲折却不会重复……呵，才知道曾是那么爱你呵，温热的故土。

这片崎岖的山洼河谷，起伏的绿地，春天铺陈习习稻秧，夏日漾开满篙金黄，秋日举起酒红的枫香，冬日荞麦展裙青泱泱。那耸立的山崖好似挺起男子汉漆亮坚硬的肱头肌，俯伏的山丘

宛如袒陈着麦粃养育的山妹丰腴的身段，陪衬着一柱柱孤独的黑色岩石装点了葳蕤的山坑。陌生汉望望天边无语的流云，是悔恨是惆怅是麻木知觉？抑或为填补心中无法填补的空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从而悟出，生与死的交替，才是这片热土上永恒的装饰？

逃犯似的陌生男子疲惫不堪，渴望俯下身偎在她胁窝旁歌口气，将满腹凄惶委屈尽情倾吐。她生他养他还能再教育他吗？教会他重新挺直脊梁，把悔恨尽抛，将悲愁埋葬？

抱柴女人回屋不多会又走出栅院。

他怔怔走到她身后：“娥、娥姬普！……”

抱柴女人全身怵一下，麻木似的不敢转回身。这个走拢的男人连呼吸和脚步都是她所熟悉，然而她没有勇气马上喊出那个既亲近又陌生的名字，虽然这名字她叫过千百次，为他煎熬过巨大痛苦。可现在，那一幕幕往事只在眼前晃了一下，便远离，消失了。

突然归来的汉子眼睛睁得大大，兴许他只看到一个影象，一个晃动的轮廓，正如他经历过的那些狂乱和动荡竟然变得过往烟云般捉摸不定。

“娥姬普！……娥姬普？！……”

“她……她……”抱柴禾的女人名叫阿勒支，一时瞠目结舌，说不下去。

陌生汉如梦初醒，认出眼前这女人并非娥姬普，而是她的女伴阿勒支。她说的什么？娥姬普怎么啦？……他身子悸愣一下，仿佛遭到摘心盖顶的一击，他那承受过生活重压的铁肩一下子塌下来。

“娥姬普她……”不等说出那些字眼；阿勒支怀抱的柴样就滴零哆罗撒落地；她转身扶住身后的汉子：“霍拉热！……霍拉热呵，你还知回来！”

蓬头垢面的霍拉热脸色大变，仿佛蘸了伤口的脓血他无力再接受阿勒支那些没说出的字眼，他承受不住，宁愿自我毁灭。他推开阿勒支扶持的手，像挨了揍逃跑的小偷，失魂落魄转身朝江畔蹀躞而去。

□第 2 章 阴差阳错

霍拉热踟蹰江畔，酸胀的两眼逐渐迷蒙。

把边江簸动满潮江水在他脚下掀舞而来，忿忿地退去。作为永恒的见证，大江伴同岁月，在一抹蓝天下孤傲地流淌，年复一年，春风秋雨，仍如往时桀骜不驯地掀搅浊浪，熟悉得几乎没有多少回味的余地。然而大江你可知晓，那些权势显赫别有居心的人，怎样盛气凌人，舍我其谁不可一世，仿佛是可喝退江河，割断历史随意作出合乎自己意志的裁决……过去的岁月她受尽苦难，积累的压抑就会爆发，娥姬普终将给予他们致命的回击！……记忆突然打开他堵塞的思路，锁在心灵深处的往事如溃堤一样涌出，呼唤着娥姬普，心里不知为她痛惜过多少次，切齿过多少次，忏悔过多少次。她的心只有她独有，现在随他一起飞向记忆的丛林。

……

他带着她肩挨肩走过赶集的小街，那时他们俩衣难遮体，却形影相随，难分难舍。

他俩走过来走过去，几个来回，集市上样样摆卖都望遍，却没有去买任何一样。小街上人头涌涌，他们手拉手好像只望见对方。

终于有一回，霍拉热帮人剥棕皮挣下几个钱，便带着娥姬普到小饭铺里要了一盘宫爆鸡。

“宫爆鸡？是鸡——么？”老板娘见他两个衣著筋吊，多肉的

脸巴挤成了一个肉包子样，在一边犹犹豫豫犯嘀咕，桌上的油碗脏盘也不收拾，磨蹭许久才端上来最小盘的一碟炒鸡。

嘿，炒鸡丁！我要宽红！娥姬普高兴地大声嚷：我要加很多辣子面！拿起盛辣椒的小陶盅，一下全倒进盘里。老板娘龇出的两颗门牙能当锯使。尽管辣得娥姬普口内起火，她仍在一劲地抱怨辣子面掺了太多薯芋粉。

吃完走出饭铺，她才噓着嘴说差点没把她辣死，实在受不了，眼泪兜了一圈又一圈，也忍着不掉下。霍拉热问她到底兜了多少圈，她说九十九圈都有了，说完她就笑。他们相对做个鬼脸，就一起大笑起来。

她那身打满补丁的上衣很单薄，又贴身，紧包住她刚鼓起的胸脯，笑起来胸直颤。那年娥姬普十三岁，霍拉热也才十五。

他和娥姬普那段在红石寨相处的岁月，犹如两股奔流的山溪，流到一起不怎么欢畅协调，却像一幅画印在脑海中。周围几乎没有人，世间只有他们俩。那是在哪儿？在江中一条渡舟上？还是树顶上密叶覆盖的狩猎棚子里？不管怎么说，那段日子犹如风暴前一次宁静的依偎。她慢慢朝他接近，他伸手正待将她揽入怀抱，她却一闪闪脱，脉脉地，羞羞地，可望不可即。他本可拉她到怀里，抱紧她，但他什么也没做。他们不理解有什么私欲，只是长久默默地望着。少女有一种本能，小心护卫自己。他像是懂得，牢牢控制住不去触犯她，话到舌尖又咽回去怕有百十次了，后来她笑他：“你没跟女的玩过吧？”他给点醒了似的，然而显得越发局促不安了。

直到十多二十年后他还时常记起他们茅寮背后的竹丛和老林，那是密生着粗大乔木很深很静的林子，太阳一落，林中便是一片可怖的幽暗。有一回，娥姬普跟女伴阿勒支怩了气，恼怒地对他说，她要独自进林子找背静处消消闷气。盯着她离去的脊背，他一句也不曾劝阻，他知道她只要说了出口就非得改

变。

春末打柴，路上横了一道沟，他搀了她的手要扶她过沟，可她拗劲上来不依从，在他手上拍一下，又揉他一把让他站开，自己一咬牙奋力跃过。这一打一揉，有如倒捋刺把他的心扎伤了。他赌气跑开，躲进草窝，虎起脸发凶。感到一种羞愧，一种自卑，一种委屈填满心间。女伴阿勒支看在眼里，走去抚慰。他恼，她便为他叫屈。他赌气不语，她陪着。他说神明把他送来人世就是让他活受罪，如同踩着火炭，攀爬一座更比一座高的山丘。他无缘消受，娥姬普将人家好心当驴肝肺。阿勒支说，其实，有了诚挚之心才肯向别人表露自己的隐痛，她从不小看他，在她眼里他始终是个剽勇男子汉。她挨近地看他，他的心怦怦跳。一个念头浮上她心头：她情愿为他舔舐创伤，赢得他的心；她要得到他，成为他的妻，天设地造，命中注定。于是她拔起两棵火炭草，让霍拉热很她一同吃下。再用不着盟誓赌咒，那便是私许终身永无反悔的誓约。从那一刻直到死，她和霍拉热的命运便连在了一起。

那晚阿勒支回到家躺上床，久难成寐。恍惚听见门外响起足步声，他来近门前掸掸衣服，扶了扶腰刀，兴是身上沾了春末细雨吧？随后他推开门，弯腰进来。脱下淋湿的衣服，摸索到床前，眼里隐了许多情意。她望着他的眼，他就是霍拉热……天，怎会在梦中生出这等念头？阿勒支臊得弯过大腿，掩住自己的脸哧哧傻笑。她的脸热得烫手。她闭起眼，咬紧牙关，要咬住萌动的春心似的。她抓住时机得到了娥姬普本心想得到却没能得到的东西。

□ 第 3 章 亮星伴月

到了 1944 年初夏，忽然看不清原先的图景，画面似被过早移来的厚云盖没了。

霍拉热已经记不清自己都看到些什么了，只觉脑子里宛如出现一大块空白，身子也悠悠地随之悬浮而起……

阿勒支在山上打柴把能想到的又想一遭，还是不明白娥姬普为何将那把钥匙还给她。

昨日擦黑娥姬普将钥匙还给她说：“收好，往后多看顾自个……和霍拉热。”阿勒支懵了：“你贪人家钱众人所见，我说道你两句，你就使性子尅小蹄。”娥姬普说：“挨得着？我捉摸怕要出事……”“胡扯！为这就翻脸不跟我玩啦？”“哎呀不是不是！”“小气！不玩拉倒！”娥姬普薄脸皮一阵发紧，顾不得露给人啥神态了：“方才‘哨牙广’那副阴湿脸孔你没见？兴许我瞎想，总之钥匙还你，你收好。”

阿勒支在山上一边码柴一边掂量娥姬普昨日在渡船上遭逢的那台事，越掂越沉，心口直扑腾。

“噶！娥姬普……”“咄！霍拉热……”

伶牙俐齿的阿勒支说话常带轻佻口吻，自幼爱在相好的小伴娥姬普、霍拉热、阿姆子中间争强斗胜，逞自己鬼精。人家要翻脸有啥法？好个傲气的娥女！

钥匙是阿妈留下的。阿妈好身材，那些年日子再熬煎，她身上那套哈尼女人艳丽的短褂和多褶裙也整洁平展，清清爽爽。

每日劳作归来，小褂下摆一掀，铮琮一串响，从腰裙内取出钥匙，开了门总要生方想法抄出一点蕃薯片、香榛子、棠梨果什么的，塞给她吃。后来连这些也抄不出了，阿爸苦楚一脸皱纹，脾气火爆。一听见阿爸发凶，她便止不住泪涌出眶，悄悄溜进屋后树林里躲个静地界。

大前年她爸妈、娥姬普爸妈和霍拉热的母亲结伴去了荒凉的勐朗坝边地，三个小儿女由此沦为无傍孤儿。山里谚语说：要下勐朗坝，先把婆娘嫁。说那地方有去无回，是盗贼与瘴疠同样凶残肆虐的神秘禁地。由于听到消息说，一批旅缅华侨为躲日寇杀戮逃入国境界以内，在勐朗坝附近建成叫新营盘的大农场，那里地广水足，有吃有穿，招募各地华工。阿勒支的父母和本村红石寨一些乡民，生活熬煎得再也承不住新营盘的诱惑，便忍痛将儿女暂时留下或托给亲友看顾，尔后结伴搭伙去了勐朗坝，谁知一去杳无音讯。他们离乡背井是病是亡？半途遇劫抑或被日本鬼抓了夫？再没有人带回有关他们下落的一点消息。他们已被看不见的厄难吞噬。先走一步的父母亦无法得知，他们留下的儿女，也将随后一步踏上更为凶险的人生旅途。

阿勒支和娥姬普同庚，霍拉热只大两岁。他们自此便住在父母撇下的茅寮，娥姬普时常过来帮阿勒支打扫茅屋，不作声就扎上头巾，从里到外将积尘扫净，还烧一锅草木灰水，将橱柜洗得露纹见底，跟打扫自家屋一样。阿勒支将另一把钥匙给了她，两人相处如一奶姐妹。阿勒支好强压人，上山打柴下河扑澡，她总瞧着自家婀娜身段暗喜，不时对着河面照照，觉得自己比红石寨任何姑娘都要标致出众，走路扬个脖，眼里胀满少女梦幻般的陶醉。

自她表姐、粗壮如树墩的阿姆子回戛乌寨投靠姑妈讨生活之后，剩下她和娥姬普、霍拉热三个为伴。粗莽的黑小哥霍拉热领着同样失却父母的小姐妹靠打柴、剥棕皮、拾木樟果讨衣

食，一同在黑沙岭山麓红石寨见高长大。失去老人经佑，养成他们自立顽强的秉性。山谷潏热，姑娘小子早熟。伴随他们与生俱来的，仿佛就是每日面对绵延无尽的横断山脉无量大山，和穿行于山谷间湍急的把边江。他们寻思无量山便是万物之灵：山生铁，林生木，河送活水，授予山民取用不尽的财富。仰脸是碧蓝苍穹，低头是金子铸的山野梯田。神创造天，创造日月，创造林木鸟兽，创造火药弩箭和木舟。他们呱呱坠地就被神赋予哈尼民族的粗犷和剽悍，无须欺诈，无须畏惧，无须乞怜。生长在这个哈尼、早傣^①杂居、摆晃过母亲裙裾父亲腰刀的驿站小寨，要一辈辈繁衍生息，就得继承前辈人的劳作：锻打长刀，铸造利斧，搭屋建寮，打制渡舟，制造鸟铳……用最诚实本份的劳作，赞赏自己顽强不息的生命，连神也被他们卓有成效的创造震惊：砍倒水冬瓜树剜成木瓢，割取荆藤编筐织篓，夏天拣麻栗果，割牛干巴菌，编棕皮蓑衣；入秋捕蝉猎鹿，甜酒醉蟒，莫枪射豹；冬天熬硝采药，远出当脚夫……哦哦，还有针线女红，煮饭烧菜，织布纺线，哈尼女子自染自织具有精美绣花的统裤短裙……你说，在山高箐深的红石寨，还有哪一样是她阿勒支操持不了的？霍拉热能上的崖子她能上，娥姬普会绣的千瓣莲花她会绣。待到她腰臀再丰腴些，两个香瓜般的乳峰再挺高些，到那时挎着弓弩、剽勇强壮的霍拉热将会朝她住的茅寮走来，笙竽齐奏地迎娶她这个只需一碗荞疙瘩饭一根生辣椒和一星盐屑便可度日的勤恳标致的姑娘……

“噫！娥姬普……”阿勒支还当更小年岁嘴头就不饶人：“哪个不知，娥姬普老爹是早傣，会在贝多罗树叶上写经书，娥姬普是早傣根苗。生下来那阵她可怜兮兮，比一只翘尾巴喳喳雀还孬嗲，比没开眼的山猫崽还小巧，屎屎大，只会爬。比嫩豆

^① 傣族分早傣、水傣两系，旧称旱摆夷、水摆夷。早傣汉化较明显。

腐还嫩，轻飘飘像羽毛……”

怎料娥姬普粗生旺长，竟出落得小桑树般结实，双颊泛出花瓣般天然红晕，睫毛掩着一对水灵火炽的眸子，模样好看得令见者无不想起自己曾有过的美妙青春。阿勒支如今腰臀丰是丰腴些，乳峰也挺高些了，可她还一样的嘴碎，挖苦人还那样钻心辣肺，鸡啄米没个了尽。

霍拉热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在阿勒支眼里，他虽是长了一副凶相，但结实得像楔地树桩，方正的脸，细长的眼，老鸱楂翅般浓黑的眉棱，和直削的鼻梁，无不透出一股逼人的俊气。自打他两人吃过火炭草，阿勒支终日心神不定，衔了榄果似的既甜又涩。在山上想躲他，又想近他。如同玩躲猫猫，怕他找到，又怕他找不到，只望他跨驾赶来，一下将自己贴胸紧抱……日子像山溪载着野花的清香温馨地流淌，她在溪畔寻见一丛藕荷色白玉兰花，奇怪，昨日看到那孤零鲜亮的一朵，隔日竟显得不那么鲜色，和引人了。一旦私订终身，她反倒觉得不像原先想的那样称心。霍位热黑煞神似的，老不愿近她，为何不能是另一个男子？……对自己生出这许多古怪念头，她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她正想得入神，几颗巴豆雨打到脸上，令她浑身激愣起鸡皮。刚冒山的乌云转眼就罩头，难怪说横断山脉的云，不在天上浮，而是漫山游。一头想及娥姬普昨日在渡船上的事，就像乌云漫过她的心。

自打收养娥姬普的姑妈病故，她便撑起她爸留下的一艘朽蚀的柏木小舟到江上摆渡为生。这妹子有股韧劲，拿定主意不回头，她的心长刀架颈难撼摇，像个硬疙瘩，大家爱喊她“核桃”。她一上舟就定下心修补加固，要为乡邻们过江劳作尽份心。小舟在滩前难靠坎，过往人客须得脱鞋涉水，诸多不便，她邀来霍拉热在浅滩设置一溜跳石，人客挑着担也能踩上石蹬

稳当地上舟，不摇不晃。还买来陶罐，煨些茶水给客人消暑解渴。

昨日挨晚有个被手下喊作李大锅头的马帮首领乘舟过江，阿勒支也在船上。姓李的锅头腰别快枪，身材匀称，穿马裤呢便裤，绷紧的黧黑脸膛安了个梨状牛胆鼻，一双眼在浓眉下炯然放光；虽有几分傲慢，却显出仪表不凡，看似混过军界的权势人物。这人在街场喝罢酒要回对岸驿站去。江这边墟场有饭铺，统属马坝县辖。

娥姬普招呼客人站稳当，便撑舟离坎。

江流湍急，小舟不能直撑对岸。李大锅头眼望这船妹点篙撑舟，逆浪驶了大大一个弧形，奋力朝上游撑出一段，忽的将舟子打横，顺流飘下。迎浪上行时，她全身与竹篙打得一般直，篙头抵进肩窝，拼足力气抢浪逆行。拖篙时，~~她~~浪唱出一首响飘飘的歌，唱得波翻浪舞，吸引人客分散注意力，免被险浪吓煞。待到顺流而下时，她只须持篙轻点慢放，稳住渡舟，抬头已自轻盈拢抵对岸。

李大锅头不禁看得点头磕脑，兴之所至，赏给娥姬普两块银洋。不想令他大感意外的是，这船妹接过钱，既不怎的开心，也不感激涕零。大锅头甚是纳闷，指着钱打哈尼话说：“看真点，两块银洋呢。”

他身边那个唤做普丫茨的年轻保镖添着说：“大锅头特为赏把你的呀！”

阿勒支忙上前应承：“官人，多谢多谢。”

娥姬普不懂赏钱何意么？她霎霎眼，~~秋波~~飞动地说：“大锅头这番好意我心领，你给得再多，也得拿去交给‘哨牙儿’。说时朝岸上一间凉棚那里啾啾嘴。棚内一男子眼~~眼~~淫淫正朝船上盯着望。

“为何交把他？这是我给你的。”